

## 悠悠六十载 浓浓给九情

○金丽华（1959届土木）



金丽华  
学长

1954年夏，高中毕业，面临报考大学的选择。我比较喜欢文科，但受当时普遍存在的“重理轻文”思想的影响，不屑于将文科作为第一志愿；又正值国家制订“一五”计划，决心投入到基本建设行列中。于是决定第一志愿报理工考清华，第二志愿报文科考北大。可是没成想自我们那一届起，北京考生不准文理兼报。这样，只能都报理工了。

9月考上了清华土木系，报到之后就面临选报专业。当时土木系有五个专业：建筑学、工民建、结构、给排水、暖通。建筑专业要加考“素描”，我不会画画，无缘。我决定学结构。可是，听了五位老师分别为新生做的专业介绍，感到刘鸿亮老师介绍的给排水太重要了。多少分钟没有给水，锅炉就会爆炸；城市若没有排水，污水就会肆意横行。特别是那美丽的诗句最打动我：“我们要给工业以新鲜的血液，要给人民以甜美的甘露，……要把污秽从地图上全部抹掉。”我边听边决定，不学结构，学给排水作为第一志愿。

我如愿被分配到了给排水专业，从此与之结缘。专业共两个班，我被指定为给92班临时召集人，遂被选为团支书，一直到大四。第一次班会在二院的一间教室召开，同学们围成圆圈而坐，我发现大家情



1958年末给九大团圆

## □ 值年园地

绪不高，很少有笑脸，好几位低着头。我问：你们怎么了？这才知道是对专业不满意，说没水平，中专都能搞。不少同学都是把学建筑作为第一志愿的，由于素描没通过，硬被分配到给排水。同学对给排水专业的这些看法，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之后随着课程的进展、假期的实习、教研组的专教育等，情况逐渐有了好转。特别是给排水教研组教授多，陶葆楷、顾夏声、许保玖、李颂琛等四大教授对同学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
### 牢记嘱托

我的高中母校是北京女一中。记得离校前杨滨校长召集考上清华的同学们开会说：“大学的班上可不全是北京同学了。你们是北京同学，要做主人，要关心外地同学。”她的话，我牢牢记住了，并竭尽全力去做。

比如，北京同学一般都是周末回家，我想应该陪外地同学一起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玩，所以连续几个周末都没回家。其间，家搬了，却无法及时告知我新址。

又比如，国庆、五一都举行游行，晚上还要在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，这些都是外地同学从来没参加过的。学校提供的住宿名额有限，于是，我请一部分同学跳完舞后到我家搭地铺住一晚上。虽条件简陋，但同学们都很高兴。

可能就是由于大一大二我对同学们的点滴关心，给同学们留下较好印象，同时也得到了同学们的关爱。到了高班，给91、92合并成给九。毕业前半年，1959年3月9日，我被提前抽调留校，到政治理论课教研组当政治课教师。离开了专业，离开了给九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与给九的

联系及友谊。给九毕业留校工作的有胡纪萃、俞珂、沈英鹏等同学，后来还有王中孚同学。自80年代以来，我和他们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们一起，与班上其他同学联系，落实每年校庆迎接同学返校活动等事宜。

### 难忘片段

大学的生活与中学完全不同，处处让我感到新奇。一年一换宿舍，一堂一换教室，最远是从一教往化学馆跑。吃饭是一大盆菜放桌中央，八人围桌站着吃。周六晚上每人端个凳子，奔西大饭厅看电影是最大娱乐。下午4点半，教室、宿舍基本没人，都到西大操场“龙腾虎跃”，运动习惯的养成，得益于体育教研组马约翰教授。

暑期实习先后去过长春、兰州、上海等地水厂。印象最深的是大一昌平测量实习，生活条件之差，今天无法想象，但我们还是满腔热情地完成了课程实习，而且当时并没觉得多么苦。住的是一个大破庙院子里的几排旧平房，距离测量场地很远，四人一个测量小组，每天都要背着仪器、测量架，翻越残垣断壁的城墙。赶上下雨天，路泥泞不堪，走过来相当艰难。伙食主要是馒头，当时正是盛夏，每次开饭时，装满馒头的大筐箩，盖布上落满苍蝇，一掀开，苍蝇嗡嗡地飞起，立即落在馒头上，我们照吃不误，天天如此，终于一批同学病倒了，拉肚子，先是在一间大旧平房地铺上躺着隔离，后被送回学校治疗。那段时间，正巧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在昌平拍摄，离我们住地不远，很多同学晚上常去他们那里，目睹“李向阳”。

## 突临考验

1954年入学的我们，积极要求进步，我和好几位同学都分别在大一或大二先后加入了党组织，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与此同时，几乎什么“运动”都赶上了，最严重的发生在正读大三的1957年。5月，党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，学校党委号召全校共产党员要行动起来，带头帮助党整风。给91班几位共产党员积极响应，于是贴出了大字报，对校团委主要领导人的作风提出意见，随后，邀请当事者及有关领导人一起开会，确认大字报所言符合事实。由于大字报内容有理有据，标题颇具风采，叙事生动，不仅吸引了众人的眼球，而且引起反响越来越大，乃至群众强烈要求当事者下台。可是没有料到，中央最高领导，瞬间将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，给91班立即成了重灾区。最终，写大字报的几位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，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，分别受到党内与学校严厉处分，包括开除党籍、下放劳动保留学籍等。这几位同学接下来度过的岁月、精神所受的折磨，自不待言。可贵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没有丧失，充满自信地认真做事做人，无一消沉，无一气馁。是清华校风的熏陶、师长的谆谆教诲、学识的不懈吸纳，日积月累，潜移默化，形成了他们荣辱不惊、坚韧不拔的品格。漫长的20年之后，中国迎来改革春风，阴霾即将散去，校党委率先做出为50年代以来全校冤假错案平反的指示，推翻

一切不实之词，撤销一切错误处分。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！给九受迫害的同学们终于都得到了应有的公正。

## 友情绵延

在被“文革”祸害的岁月里，同学间的正常联系完全没有可能。

平反政策落实，给九感到无比喜悦，以北京同学为主，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，大家重新相聚了。1989年毕业30年、1999年毕业40年时，20~40位同学返校欢聚。为了搞好2009年毕业50周年大庆，2007年郑文会同学就写了详尽的建议稿。2008年春节期间，聂桂生、兰淑澄同学倡议，十几位北京同学一起相聚贺节，同时，除健康原因外，大多数义不容辞都成为筹备组成员，再加上未到会的沈英鹏等四位。经过缜密分工联系，50年大庆返校同学达42位，加上家属共计56位，真正是大团圆！所策划的50年影集，在我曾经当过班主任的给1970届学生张万钟的倾力帮助下，成功问世。给九纪念影集《半个世纪的情怀》人手一册，留下珍贵纪念。给九不仅大年相聚，平常年校庆也聚，因为



给九同学在王美娜同学家中聚会。左起：聂桂生、胡纪萃、刘志存、刘嘉琦、李明堃、方义佐、沈英鹏、王美娜、陈新桂、金丽华、宁美玉、辛代松、兰淑澄

## □ 值年园地

有环境工程系和之后的环境学院好娘家，为我们提供聚会条件，嘱我们“常回家看看！”我们的感激之情，难以言表！

给九是一个多才多艺充满友爱的集体。周庆贤、童阳春、郑文会、张崇岱等同学能诗能文，黄毓沛同学的漂亮书法，范存举同学的篆刻都颇具水平，每逢环境学院为老教授祝贺寿诞之日，给九献上的礼品，常是这些同学的佳作。为搞好聚会活动，一定的经费是必需的。同学们都自掏腰包，添砖加瓦。而尤以邬象牟同学为最，邱镕处、陆雍森同学也慷慨解囊。有着军旅生涯的刘嘉琦同学，严格认真，是给九的好管家。外地来京同学，只要时间允许，就会相约见面，杨仁明和张小珠夫妇、邱镕处、王锦平等都规模不等地带来过欢聚机会。常在中美之间往返的王美娜同学，在回龙观的家，也是很受同学欢迎的理想聚会地。在南方，赵永铭、谈正一、钱荣孙、王衡，以及张文玮、于锡禧、房薇生等同学，先后于2001和2005年组织给九江南游，并得到了邬象牟、兰淑澄、钱荣孙等同学所在单位的积极支持。同学们不仅饱览了杭州、绍兴、溪口、普陀与扬州、无锡、苏州、南京等八地江南美丽风光，更因为能够朝夕相处而进一步增加了友谊。

光阴荏苒，从十七八岁到七八十岁，仿佛是一瞬间！然而仔细想来，在毕业后奔赴工作岗位的三四十年里，所经所历，又是多么丰富多彩与不易！自20世纪末以来，环境生态的重要性，日益显现，虽然这批同学已面临退休，但他们已有的业绩，无疑会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经验与记忆。

是的，我无法统计他们搞了多少给排

水设计，更不知他们究竟解决了多少难题，只知道他们数十年如一日，无私奉献，不少同学成了这个领域的佼佼者、领军人，也有同学担任了市级领导职务。我也无法统计，各个领域的给九同学，获得了多少应有的荣誉、奖项与表扬，只知道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书写人生的瑰丽篇章。更为可贵的是无论职务身份有何变化，无论贡献荣誉何等辉煌，给九同学之间的情谊，不但不变，且不断加深，不断延长。

啊！悠悠六十载，浓浓给九情，有什么能够与她媲美！衷心祝愿我们给九的友谊与日月同辉，地久天长！

## 书法

○毛积香（一九五九届动力）

